

·庫文年少·

文 件

譯懿夏·著夫耶萊台班



0006.
J

行發店書華光

文 件

·
班台萊耶夫著

夏 鋈 譯

文
件

著者 班台萊耶夫
譯者 夏 懿
出版者 生活書店
發行者 光華書店

圖 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W E N G I A N

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哈爾濱印造
東北版初版五千冊

H. NO. 164. 0001-5. 000

我

在年幼的時候曾當過牧童，給地主蘭特綏夫牧過外國種綿羊。後來我曾在尼古拉榮也夫城做過木匠。後來我又被編到海軍裏去。隨後革命發生了。後來我自然是去打仗。隨後人家曾教我讀書寫字。後來又教我算術。

我現在却在管理着一個布喬尼畜牧蘇維埃農場，至於我爲甚麼管理布喬尼畜牧蘇維埃農場——我將留在以後講。我現在要講的是一件極小極不重要的，即我有一次在前線被虜的事情。

這是在內戰時代的事情。那時我是雜瓦盧亨同志的布喬尼騎兵特務隊裏的戰鬥員。我那時候非常年青：二十四歲。

那時我們和我們的師團駐紮在一個小小的德里村上。

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：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而前面却是烏拉凱將軍那畜牲在進逼着。

我們退却了。

我記得，我有兩天不會睡覺。我記得，我走路一勁兒搖幌。老是磨擦着那左腳上的瘡。那時候我還有兩條腿呢。

唔，我記得，我在院外的一個小凳上脫着左腳的靴子。我一面脫靴子，一面想：

『哎呀，』我想，『我現在可怎麼走路呢？媽媽的，磨擦出這麼多的泡！』當我正想到這裏，把靴子脫下來的時候，——從我們司令部來了一位傳令兵。

『特洛費謨夫！』他喊。『快些！你得上司令部去！雜瓦盧亨同志要你去！』

『是，』我說，『咄！』

我拾起靴子和包脚布，便用一條腿走到司令部去。

『嘿，』我想，『見了什末鬼了？人家的脚痛的要命，可是又要你跑得像小孩子似的！』

『是的！』我說。『你好嗎？黨代表。叫我幹嗎？』

雜瓦盧亨正坐在窗台上，在數衣服上的鈕子。他一向就好數鈕子。他是個神經

病的人。他是頓河的一個礦工。

『坐下，』他說，『坐在椅子上，特洛費謨夫。』

『是，』我說，我便在椅子上坐下了。我把靴子和包脚布握着擱在膝蓋上。他從窗台上下來，把鈕子摸了一下便說：

『是的，』他說，『特洛費謨夫……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給你辦。請你向我宣誓，在革命的名義下，如果有必要，你便肯犧牲。』

我從椅子上站起來。合了眼睛。拋開脚布。

『是，』我說。『我肯犧牲。』

『那麼，你把靴子穿好吧！』他說。

我迅速的穿上靴子。把瘡伸到靴裏面去。把靴筒提上。把靴踵在地上蹂躪了一腳。

『啊哈！』我說。『我已經穿好了。你說吧。』

『好，』他說。他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封文件來。是一個打有兩塊火漆印記的大

紙信封。『就是這個，』他說，『你把牠拿去吧！你牽匹馬，趕快到盧甘斯克騎兵司令部去。把牠當面交給布喬尼同志。』

『是，』我說。『我去交給他。我當面交給他。』

『特洛費謨夫，但你要知道，』雜瓦盧亨同志說，『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，我們的處境是很糟糕的……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，你的任務是很危險的。我簡直是送你去死。』

『是的，』我說。『事情是這樣的！我很知道……』

『也許，』他說。『白衛軍也許把你用槍打死，也許把你活捉去。因此，你要留神，——在文件裏面有很重要的軍事報告啊。』

『是，』我說。『我決不把文件給白衛軍拿去。我一定同文件死在一起。』

『在緊急的時候，』他說，『你就把牠毀掉。倘若你能到達盧甘斯克，報告的內容有很簡單的幾句便够了：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。乘那被分散了的哥薩克隊伍還沒有聯合起來的當兒，必須從後

方把他們全數消滅。用最高的代價奪取軍事中心。我們師團已經沒有多少士兵了。敵方的士兵有我們的兩倍多。沒有緊急的援助——我們便完結了。」

『明白了，』我說。『我們要完結了。你把文件給我吧，同志……』

我把文件拿到手裏，看一看，摸了摸忙把襯衫解開便把牠往皮帶裏面的貼胸一塞。

『再會，黨代表！』

『再會，』他說，『特洛費謨夫。但願你活着回來啊。』

我跑到門階上去。閉了眼睛。便把靴踵躁了一腳。

『呵嘿！』我想。『唯獨這個妖精，這個瘡太爲難我了！』

我跑到牧場去。我們的馬正在那裏玩耍——垂着頭，在咀嚼雜草。

我挑了一匹最好的馬黑人，這馬是很出奇的，它是俘虜來的澳洲馬。我把鞍子理了一下，跳上去，把腰一彎，用靴後跟在馬肚上打了幾下，便飛跑起來。

我的黑人和林妖一樣飛跑起來。我們沿着菩提樹下的砂路飛。

菩提樹婆娑地騷響着，我的耳朵裏也鳴叫起來了。不用一分鐘便跑出一里路去，可是我的黑人也不過是笑笑，叫叫，搖搖頭罷了……快極了！

一會兒跑過了一架橋……

一會兒繞過了一個燒得禿光光的村子……

一會兒又跑進森林……

森林裏黑黝黝地……濕漉漉地……我間或把頭抬起來，我尋着太陽：有了太陽找路便比較容易。我剛把頭抬起來——樹枝便打到臉上來。我便又彎下身去，又俯到黑人的頸上去喘着氣。

你們要知道，忽然把森林走盡了。我一看——眼前是一條河流。是條什麼河呀？這不是要命嗎？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

我沿岸往右面跑，我要找一個橋，但沒有找到。轉過來，往左面跑，也是沒有。

這條河非常寬，黑沉沉的——我後來才知道，這是小頓河。

『唉，』我說，『這多麼倒楣！沒法子，黑人，你就跳進水去吧。』我徐徐的從懸崖跑下去，把馬勒向水跑。馬就跑近水去。

『喂！』我說。我便輕輕的鞭打起來。我把韁繩勒着。

黑人不動。

『喂！』我說。『笨東西你怕水嗎？』

黑人立着，搖動着身子。耳朵也顫動起來了。

『鬼東西！』我說。

我於是像一個傻子似的生起氣來了。我一面往牠的身上打，一面呼嘯：

『你快跳啊！……』

黑人跳了下去。便一直投進水底去了。一直投到水的深底裏去了。

我已經不知道，我怎麼來得及離開蹬，不過當我伸出頭來的時候，我一看——祇有我一個人浮在河面上，我的旁邊，兩俄丈左右遠近，有許多的圓圈在動蕩着，有許多的白泡在往上湧着。

唉，我非常可憐那匹馬……我在這地方的四周游泳了一刻鐘的工夫。我老是期待着，那不是——那不是黑人把頭伸到水面上來了。但是黑人的頭是伸不到水面上來了。牠已經淹死了。

我於是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噙泣起來，便游泳到對岸上去了。

我從水裏爬上去。我的身上像一個淹死鬼一樣的往下流水。把帽子也掉在水裏了，我的靴子也脹大起來。穿這麼軟的靴子走路是很輕快的。

我走了。我沿着小路走。太陽烤着我的左頰，——那麼，盧甘斯克該在右面了——右面還有些希望。我便按着有希望的方向走。在這個時候我的身上愈來愈乾了。我的靴子也在乾起來。我的靴子於是一點一點的縮小，我的靴子擠起腳來了。突然不知是從甚麼地方來了一個人，不是軍人，是一個平民。穿着農民衣服，一個非常可怕的人。

『你好，』他說，『兵老爺！』

他便笑了。

我說：

『什麼，』我說，『你笑什麼？』

我有些駭怕了。這並不是在村裏散步游樂，這是在前線上，這不是玩的。

他却說：

『兵老爺，我笑的是您很和氣。』

『什麼，』我說，『我怎麼和氣？你是什麼人？』

『我，』他說，『我以前曾經是一個人，我現在是一個喪家之犬了。您不要看我沒有尾巴，我終歸是一條狗……』

『喂，你，』我說。『你說得清楚些。』

這流浪漢却笑了。

『你們，』他說，『你們把我的老婆殺了，我剛才把你們的哨兵用石頭可也打死了。』

我說：

『你怎樣的，把一個哨兵打死了？』

我馬上拿出手槍來。他却捏着自己的喉嚨，撕扯着自己的襯衫而且高喊着：

『你槍斃了我吧，你槍斃了我吧，馬孟託夫的兒子……』

我於是明白了。我的頭上沒有帶制帽，別人又看不見星章，所以這個人以爲我是土匪，馬孟託夫的黨徒，白色的哥薩克。

『誰，』我說，『誰把你的老婆殺了？你快說！』

『你們，』他答，『是你們，是你們老爺們把我的老婆殺了。你們把我的房子也燒了。而且把婢庫，把我的老太太也用刺刀刺死了。謝謝你們吧……』

接着他突然跪下。他並且哭起來了。

『啊哈！見鬼！』我想，『我遇見的是一個瘋子。我對他要怎樣辦呢？』

『你站起來吧！』我說，『可憐的人。走開！你完全錯了：我不是白黨，我卻是一個真正的紅黨。』

他站起來對我看。用那樣的，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眼睛對我看。他的眼睛是那

樣的大，是那樣的悲哀，簡直真的和狗的眼睛一樣了。

『你走開吧，』我說，『請你走開吧！』

他却看着。

我非常害怕。其實我是有「勃朗寧」手槍，在槍筒裏是有六顆彈丸的，但是我仍然是害怕。心裏似乎有什麼痛苦似的……

這個農夫不做聲。那時我就從小路拐過去而且當心的從他的旁邊走過去了，于是我再往前走。又把瘡碰了，你們要知道，我的瘡又作祟了。當我同瘋子站在一起的時候我的靴子早就乾透了。

簡直沒有法子來說，這個瘡是怎樣的作祟。我走起路來老是搖幌。

我的背後突然有腳步聲。我回頭一望——原來跑來的是瘋子。他跟我跑了來，並且不知是喊些甚麼。

哎呀！我嚇唬着了，——一點力量也沒有了。連跑也跑不動。我便停下來。我於是舉起勃朗寧手槍，把槍機開動了。

我自然是開不響的。在我游泳的時候槍藥殼已經被水淹浸，潮濕了。

然而瘋子站着了。他站下便又喊。道：

『老爺同志，你不要往坎那裏走。到坎的後面你就活不成了。』

我沒有聽懂他的話。……到那一個坎的後面便會活不成？我以爲他是胡謔！我便一直往前面走去了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自然不知道，他們是把一切山都叫做坎的。恰巧我便往山上爬起來了。我望山上爬幾步，突然看見——我前面的山上——有騎馬的哨兵。

我馬上猜出，這是出來放哨的。肩章向太陽放着光。捲髮的古班人在閃動。哥薩克的馬刀，大槍……在閃爍着。

雖然我有一個可怕的瘡，我仍舊跑開去了。我跑到叢林裏，拋了勃朗寧手槍。我便用手往懷裏，往皮帶裏，往我擱着給布喬尼同志的秘密文件那裏摸。

但是——我的尊敬的媽媽呀！我的文件跑到那裏去了呢？我往肚皮上摸去，肚子仍然在那裏，文件却沒有了，沒有了！……文件失落了。

『糟糕！文件失落了！』

然而馬已經從山上跑下來了，我已經聽見哥薩克在叫道：

『喂！站住！……』

我已經聽見馬的喘哮，我已經聽見馬的鳴叫了。但是我不能跑。沒有跑的可能。你們想一想，我的瘡是不允許我跑的，那麼便只好束手待捕了。

我默默的給他們捉了去。唉，簡直沒有法子來說，我是怎樣的默笨呵。

他們圍住我。他們趕上來。他們向我迫近。

幸虧我在那個時候還有兩隻手呢。我像在我們村子裏打架似的，向他們把手舉起來了。有一個人被我打了一個嘴巴，另一個人我給他一個耳光，可是第三個人——第三個人却往我的頭上用槍打了一下子。我跌倒了，便失了知覺。但我我沒有死。

我醒轉來——身上全溼了。水一直往我的鼻臉上流。我真不知道水是從那裏流下來的。流進鼻子裏，流進耳朵裏，流進眼睛裏，流進衣領裏，流得滿身都是。

我高喊起來：

『够了！請你們不要灌了！』

我便馬上看見：我躺在井邊的荒地上，在我的周圍，環集着軍官，哥薩克……一個人手裏提一個水桶，另一個人手裏拿一個瓶子，裏面大概是藥水，或者別的東

西……

他們全都俯下身子，全都高興起來……他們用靴子踢我。

『哈，』他們說，『他又活了。』

『他會動了！』

『他會喘氣了，布爾塞維克種子！』

『你起來吧！』他們命令我。

我站了起來，要我怎樣都是一樣的：或者躺着，或者站着，或者在椅子上坐着。我站起來，我的身上全濕透了。我的身上老是往下面流水。

『那麼樣辦？』他們說。『把他帶到那裏去？』